

儒勒·凡尔纳



海洋三部曲

〔最全译本〕 〔最全插图〕 〔原汁原味〕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法〕儒勒·凡尔纳 著
陈筱卿 译



GRANTE CHUANZHANG DE ERNU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儒勒·凡尔纳



海洋三部曲

〔最全译本〕 〔最全插图〕 〔原汁原味〕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法〕儒勒·凡尔纳 著

陈筱卿 译



GELANTE CHUANZHANG DE ERNU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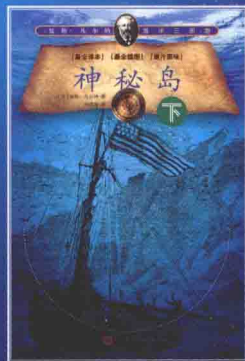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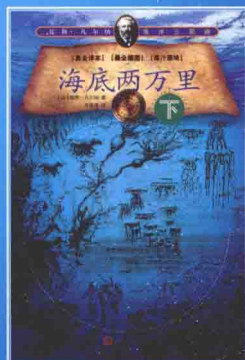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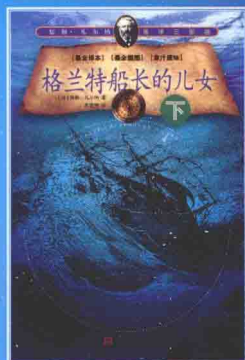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儒勒·凡尔纳(1828—1905),法国科幻、探险小说家。1863年出版第一部小说《气球上的五星期》,获得巨大成功,从此一发不可收。儒勒·凡尔纳一生共出版了六十六部长篇小说,其中最有影响的作品是“海洋三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和《神秘岛》。

儒勒·凡尔纳的小说可分两大类:一类“在未知的世界中漫游”,另一类“在已知的世界中漫游”。他的作品景色壮观、情节惊险、构思巧妙、想象丰富,在引人入胜的故事中蕴含着鲜明的正义感和广博的历史、地理知识,不仅可以激发读者一往无前的探险精神,培养人们的坚强意志,还可以丰富人们的科学知识,让人们感受大自然的广博和神奇。

儒勒·凡尔纳的作品影响了几代人,很多被拍成了电影,历演不衰。他也是世界上从十九世纪直至现在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



第 35 章

维多利亚省

这一天，是 1864 年 12 月 22 日。12 月，在北半球，那可是天寒地冻，一片冰封；可在南半球的澳洲大陆，已进入炎热的夏季了。

在这一带的太平洋上，包括澳洲大陆、新荷兰、塔斯马尼亚、新西兰以及周围的岛屿等英国所属的各个领地，通称澳大利亚。而澳洲大陆本身则被划分成若干个大小不等的殖民地；各个殖民地的贫与富差别也很大。打开地图，可以看到各个殖民地之间的界线是直线界定的，而且不依河流、地形、气候和种族来区分。唯有其海岸线是迂回曲折的，有河口、海湾，显示出大自然的生动可爱，参差不齐，而非整齐划一。

这种直线划界所形成的棋盘式格局，令巴加内尔哑然失笑，他声称，如果澳大利亚归属法兰西，法国地理学家们绝不会犯这种可笑的错误。

澳洲大陆被划分为六个殖民地：新南威尔士，首府为悉尼；昆士兰，首府为布利斯班；维多利亚省，首府为墨尔本；南澳，首府为阿德雷得；西澳，首府为珀斯；北澳，如今尚未有首府。澳洲大陆只有沿海各地住有移民，只有很少很少的一部分胆大的移民曾经冒险深入到内陆二百英里远处。真正的内陆腹地相当于欧洲的三分之二，几乎无人知晓其隐秘情况。

幸好，37° 线并不穿过那人迹罕至的广袤地带。格里那凡爵士一行所走的是澳洲南部地区，包括阿德雷得省很狭小的一部分，整个维多利亚省和新南威尔士的那个倒置的三角形的尖端。

再说，从百努依角到维多利亚省边界，不到六十二英里，只不过两天的行程。艾尔通计划第二天晚上就在维多利亚省最西边的阿萨布雷城过夜。

因为是长途跋涉，必须爱惜马匹，不让它们太累，所以决定每天只走二十五英里到三十英里的路程。而且牛车笨重，行驶缓慢，又是全队人的核心，所以骑马的男士只好缓辔徐行，围绕在牛车周围，不能离得太远。

这么一来，可以说，骑士们是在悠闲地骑马漫步，或去打猎，或与女士们闲聊，或彼此间探讨问题。巴加内尔则是三件事同时在做，忙得不亦乐乎。

在阿德雷得省境内，没有什么东西引人注目的。放眼望去，一片丘陵，光秃荒凉，偶尔出现一片草原，上面灌木丛生。麦克那布斯说大家恍若置身于阿根廷境内，而巴加内尔则说，未必如此，情况想必会有变化的。

下午三点光景，一行人走入一片旷野之中，此处俗称“蚊原”。巴加内尔说这个名称名副其实。只见令人讨厌的挥之不去的双翅目昆虫铺天盖地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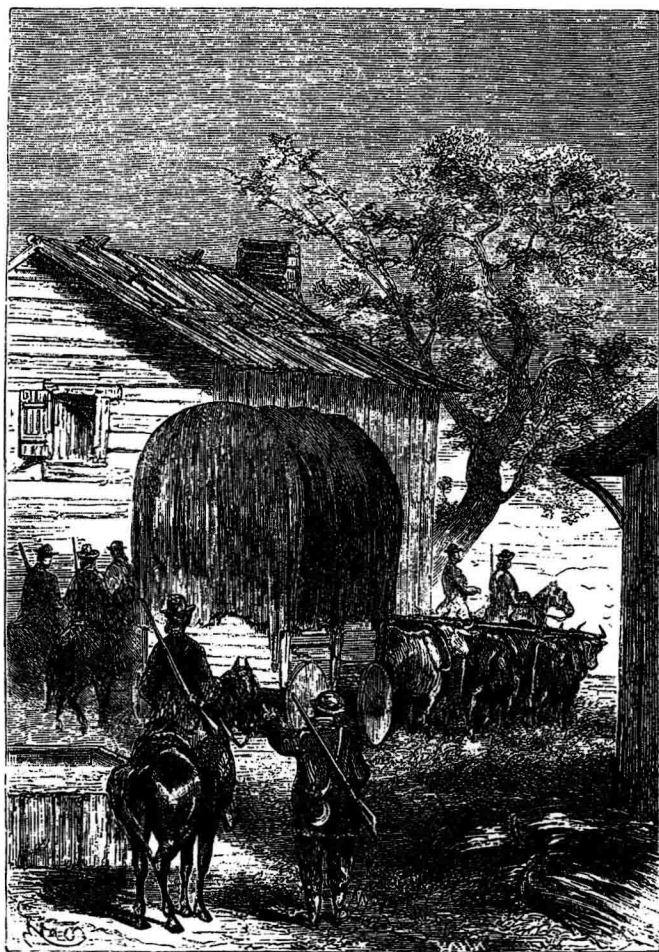
一行人走入一片旷野之中，此处俗称“蚊原”。只见令人讨厌的挥之不去的双翅目昆虫铺天盖地地袭来，叮得人无处可躲。

袭来，叮得人无处可躲。好在车上带着防虫药水，擦一擦也就不痛不痒没事了。巴加内尔因身材修长高挑，是群蚊首选的目标，叮得他难以招架，骂不绝口。

晚上八点，一行人来到了红胶站，那是一些内地饲养牲畜的木栅栏建筑物。牧民们热情地款待了他们。

第二天，天刚放亮，艾尔通便驾起牛车上路。沿途多为高低不平的山峦，不过，倒也没有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他们一口气走了两天，行了六十英里，23日傍晚，到达阿萨布雷。这是进入维多利亚省的第一座城市，位于东经141°线上。

艾尔通把牛车赶到一家名为“皇冠旅舍”的小客栈的车库里去。全城没有一家像样的旅店，所以大家只好将就着住了下来。晚餐是纯羊肉餐，做的



晚上八点，一行人来到了红胶站，那是一些内地饲养牲畜的木栅栏建筑物。牧民们热情地款待了他们。

样式多种多样，端上桌来，热气直冒。

一向喜欢神侃的巴加内尔，没等大家催请，边吃边聊了开来，以“幸福的澳洲”的维多利亚省为题，畅谈一番。他说道：

“首先，‘幸福的’这个形容词系用词不当，应该说是‘富足的’，因为一个地方与一个人一样，富足并不就是幸福。澳洲有金矿，但却断送在了那些残酷的、专门搞破坏的冒险家们的手中。等我们走过金矿地区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看见了。”

“维多利亚这个殖民地，时间不长吗？”海伦夫人问道。

“是的，不长，夫人，只有三十年的历史。1835年6月6日，星期二……”

“晚上七点十五分。”少校见巴加内尔总是把日期说得十分精确，便打趣地接了一句。

“错了，是七点十分。”巴加内尔一本正经地纠正他道，“巴特曼和弗克纳二人在菲利普港建立了一个据点，就是今天墨尔本所在的港湾上面。最初的十五年里，这个殖民地还是新南威尔士的一部分，属于首府悉尼管辖。到了1851年，这儿宣布独立，正式定名为维多利亚。”

“独立后就繁荣起来了吗？”格里那凡爵士问道。

“您可以想想看，我尊贵的朋友，”巴加内尔回答道，“我这里有一些统计数字，不管少校讨厌不讨厌，我觉得很有意义。”

“您就说吧。”少校说道。

“那好吧。1836年，菲利普港殖民地拥有居民二百四十四人，而今天，其人口总数已达五十五万。它拥有七百万棵葡萄树，年产葡萄酒十二万一千加仑^①。平原上，奔跑着一万三千匹马；辽阔的草原上，放牧着六十七万五千二百七十二头牛。”

“还得有猪吧？”少校插言道。

“啊，对不起，少校，有七万九千六百二十五头猪。”

“羊有多少只，巴加内尔？”

“羊有七百一十一万五千九百四十三只，麦克那布斯。”

“包不包括我们现在吃的这一只？”

^① 加仑英美制容量单位。1美加仑等于8美品脱，即3.7853升，而1英加仑则等于8英品脱，4.5460升。

“当然不包括。这只羊都被我们吃掉四分之三了。”

“讲得太棒了，巴加内尔先生，”海伦夫人喝彩道，“必须承认，您的地理知识真的是太渊博了。麦克那布斯是难不住您的。”

“我干的就是这一行，夫人。这都是一位地理学家必须知道的，而且，遇到适当机会，还得广为传播。请你们相信我，在这儿可以遇见许多奇闻趣事。”

“可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麦克那布斯寸步不让，步步紧逼巴加内尔。

“您真是个急性子，少校，您就耐心地等着吧，”巴加内尔回敬道，“刚刚踏入一个地方的边缘就耐不住性子了。我告诉您吧，这儿是世界上最奇异的地方，我敢向您保证。无论其地理环境、物产、气候，还是它的未来，都会让世界上所有的学者感到惊讶。要知道，朋友们，这片大陆最初形成时并非从内陆中心开始的，而是从其周边地区开始的。四周的海岸首先耸立起来，像一个指环似的把一个内海包围起来，随后，内海和河流渐渐蒸发，干涸了，便形成了广袤的内陆。这儿的植被尤其特别，树木每年都脱一层皮，可是却不落叶；树叶是侧面而非正面朝向阳光；树木长不高，可草却长得长。这儿的动物也同样很特别：四足兽却长着鸟的嘴巴，比如针鼹、鸭嘴兽什么的，生物学家们不得不为它们开出一个新的门类——‘单孔动物’；袋鼠用其长短不一的腿蹦跳着；山羊长着个猪脑袋；狐狸能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天鹅满身的黑羽毛；老鼠会筑窝；‘抱窝鸟^①’会打开门来迎接其他鸟类；鸟儿的叫声各有不同，有的像时钟报时，有的像马鞭作响，有的声似磨刀，有的像钟表滴答；有的在日出时叫声似笑声，有的在傍晚日落时鸣叫声如哭喊。这儿真可谓是个稀奇古怪的地方，一处不合自然规律、难以理解的地方。”

巴加内尔一口气发表了这番宏论，滔滔不绝，眉飞色舞，几乎刹不住车。他边说边手舞足蹈，绘声绘色，手中的餐刀餐叉飞舞着，令左右邻桌躲着避着。当然，他最后的说话声被满意的听众们的喝彩声淹没了。

关于澳洲大陆的离奇故事，大家听得心满意足，也就没再向他问这问那了。可是，少校这时却来了一句：“说完了，巴加内尔？”

“完了？还早着呢！”让少校这么一逗，巴加内尔又来了精神。

“怎么，澳洲还有比这更稀奇的事？”海伦夫人也故意地逗了他一句。

^① 澳洲特产的一种棕鸟。

“有啊，夫人。澳洲的气候就比它的物产还要怪。”

“那请您举个例子看看。”有人惊奇地大声说道。

“我先要说，澳洲大陆在卫生条件方面的优点不少。这里氧气丰富，氮气不多；这里也没有湿风，因为信风沿着海岸平行地吹过去了；很多疾病，比如伤寒、斑疹以及各种各样的慢性病，这里都没有。”

“这就很好呀！”格里那凡爵士说道。

“当然很好，不过，我得说这儿的气候却有一个独特的地方，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会相信的。”

“有什么特点？”孟格尔忙问道。

“你们永远也不会相信我的。”

“我们相信，您快说。”有人忙不迭地催促道。

“我是说，它有……”

“有什么？”

“有净化的功效。”

“有净化的功效？”

“是呀，有净化的功效。在这里，金属在空气中不会生锈，人也不会‘生锈’。这里的空气干燥而纯净，一切都能得到净化，保持洁白，从衣物到人的灵魂都一样。英国当初把囚犯弄到这儿来，就是看中了这儿气候的净化功效。”

“真的！真有这种功效？”海伦夫人说。

“是的，夫人，对人，对动物，都具有这种功效。”

“您该不是在说笑吧，巴加内尔先生？”

“绝对不是说笑。这里的牛、马、羊等都十分温顺、驯服。你们会亲眼目睹的。”

“这不可能！”

“确实如此。而且，但凡干了坏事的人，一旦被送到这里，在这种充满活力、符合卫生条件的空气中净化，几年工夫便改邪归正了。这种净化人的灵魂的功效，慈善家们早就知道。在澳洲，人类的天性都在往好里变。”

“那么，您呢，巴加内尔先生？”海伦夫人说道，“您已经很优秀了，在这块得天独厚的土地上，您将净化成什么样呢？”

“更加优秀，夫人，这一点毫无疑问。”巴加内尔信心十足地回答。

第 36 章

维 迈 拉 河

第二天，12月24日，天一亮，格里那凡爵士一行便出发上路了。天气已很热了，但尚能忍受，而且，道路平坦，车、马走起来也很方便。他们整整走了一天，日暮时分，到了白湖岸边，露宿过夜。

白湖徒有其名，实际上并不白，水咸得不得了，无法饮用。

奥比内先生一向认真负责，及时地准备好了晚餐。饭后，众人或在车上或钻帐篷，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众人早早地醒来，只见眼前是一片美丽的平原，满目色彩绚丽的菊花竞相开放，让人流连，但一行人还是按时上路了。

一路之上，广阔的草原上，鲜花盛开，间有各种树木和植物，如滨藜、艾莫菲拉树等。巴加内尔熟知各种花草，都能叫得上名字来，从地理学家一变而成了植物学家。据他介绍，到目前为止，澳洲所发现的植物有一百二十个种类，共四千二百多种。

随后，又走了十多英里路，进入高大的树丛之中，树木中有豆球花树、木本含羞草、白胶树等。

所见动物并不太多，偶尔可以遇到几只火鸡，但人却无法接近它们。少校倒是射中了一只怪鸟，这种鸟已几近绝种，名为“霞碧鹭”，英国移民称之为“巨鹤”，身高有五英尺，长约一英尺八英寸，下部宽大，白色的胸脯黑黑的嘴，羽毛色彩斑斓，十分好看。大家惊叹不已。

又走了数英里之后，小罗伯特打到一只怪兽，嘴巴呈圆筒状，舌头又尖又长，还滴着黏液，以捕食蚂蚁为生，外形看上去颇似刺猬。



少校射中了一只怪鸟。

“这叫针鼹，你们没有见过吗？”博学的巴加内尔对动物也有研究。

“模样丑陋不堪。”格里那凡爵士说道。

“模样是不好看，但却很稀罕，除了澳大利亚而外，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没有。”

巴加内尔本打算把这件稀罕物塞进杂物车厢带走，但却遭到奥比内先生的竭力反对，只好作罢。

这一天，一行人走到了东经 $141^{\circ} 30'$ 处。到目前为止，他们很少见到移民，而土著人则一个也没遇上。

但是，一个罕见的场面却引起了一行人的极大兴趣。在澳洲，有很多投机倒把的商人，把大批的牲畜从东部山区赶到维多利亚省和南澳等地去贩卖，那牲畜群简直是浩浩荡荡，蔚为壮观。

下午四点光景，孟格尔发现前方三英里远处有一股漫天灰尘从地平线上滚将过来。这是怎么回事？众人疑惑不解。巴加内尔认为这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并以其科学家的想象力在进行科学的解释。但是，巴加内尔的想象被艾尔通一句话给打断了，后者说那是牲畜群走过时扬起的灰尘。

艾尔通没有说错，那灰烟尘埃在渐渐地移近，很快便听见了一片马嘶牛噪羊咩的叫声，间杂着人的呼喊声、口哨声、咒骂声。

这时候，突见一人从这片尘雾之中走了出来，那是这支浩浩荡荡的牲畜大军的总指挥，但是，若称他为“牧守”则更贴切。此人名叫山姆·米切尔，从东部来，到佩特兰去。格里那凡爵士便同这位“牧守”交谈起来。

米切尔的这支牲畜群大军共有牲畜一万二千零七十五头，其中有一千头牛，七十五匹马，羊一万一千只，都是从蓝山一带的平原里购买的。买来时都很瘦，现在要把它们赶往南澳那些丰饶的草原上去放牧，养得膘肥肉壮之后，可以卖个好价钱，获利丰厚。不过，这么多牲畜赶起来也很不容易，必须有耐心和毅力才行，所以，赚点钱也实在是不容易。

牧群在继续往前走着，米切尔便开始简略地对这一行人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他说他已经出来有七个月之久了，每天走十英里，整个行程得耗时三个月。他有二十条狗，三十个帮手，另有六辆大车跟随其后。

众人盛赞牧群秩序井然，有条不紊。米切尔便解释说，牧群以牛打头，中间是羊群，由二十个人指挥着往前走，最后是马群。而牛群必须打头阵，其他牲畜都愿意跟随着牛群，否则根本驾驶不了。

在平原上牧群，容易驱赶，到了丛林地带，困难就来了，若是遇上暴雨和湍急的河流，那困难就更大了。米切尔就如此这般地克服了重重困难，一里一里地往前行进，穿越了许许多多的平原、丛林和山峦。

米切尔在讲述的时候，牧群已经过去了一大半，他也必须奔到前头去选择牧场了。于是，他告别了格里那凡爵士一行，骑上骏马，眨眼工夫，便消失在烟尘之中了。

格里那凡爵士一行随即也背向牧群往前走去，日暮时分，在塔尔坡山脚下停歇下来。

巴加内尔一本正经地提醒大家，今天是12月25日，是圣诞节，按英国

人的习惯应该隆重庆祝一番。其实，奥比内先生并未忘记这个节庆日。他早已作了准备，为大家做好了一顿丰盛的节日晚餐，有鹿肉火腿、腌牛肉、熏鲑鱼、大麦粉与荞麦粉制作的糕点，还有香茶、威士忌酒和波尔多葡萄酒。大家在帐篷下尽情地享受着美食，一边对奥比内先生的厨艺赞不绝口。

晚餐丰盛至极，但巴加内尔却觉得还应该有点水果才是。于是，他便跑到山脚下去采了一些野生橘子，当地土著人称之为“毛卡梨”，没什么滋味，其核嚼碎之后，味同辣椒，辣得厉害。巴加内尔总想尝试一番，以示对科学的热爱，结果被辣得连嘴巴都张不开，以致少校原想让他讲点澳洲沙漠的特点，也未能如愿。

第二天，12月26日，一行人走过了诺通河那片肥沃地带，又过了已半干涸了的麦根齐河。天晴气爽，也不太热，因为南风吹拂，犹如北半球夏季刮起北风一样凉爽，巴加内尔就是这么解释给小罗伯特听的。

“我们是赶巧了，因为总起来说，南半球要比北半球热。”巴加内尔解释道。

“那为什么呀？”小罗伯特问道。

“为什么？你没听说过地球在夏天离太阳近吗？”

“倒是听说过，巴加内尔先生。”

“听说过冬天之所以冷，是因为阳光斜射的缘故吗？”

“这也听说过。”

“喏，孩子，南半球热一些的原因就在于此。”

“这我就搞明白了。”小罗伯特瞪着一双大眼回答道。

“你想想呀，冬季里，在欧洲，我们是在地球的另一半，而我们的脚下的澳大利亚是什么季节？”

“夏季。”

“喏，就是这时候，地球离太阳最近，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南半球夏季热一些，正是由于夏季时节，南半球比北半球离太阳近的缘故。”

“是的，巴加内尔先生。”

“所以，人们说地球冬天离太阳近，是就我们住在北半球的人来说的。”

“这一点，我倒没有想到。”小罗伯特天真坦率地回答道。

“现在你明白了，可别再忘记了啊，我的孩子。”

小罗伯特非常高兴地上了一堂地理课，最后还知道了维多利亚省的平均温度是华氏 74 度，约合摄氏 23.33 度。

傍晚时分，一行人来到距龙斯达湖五英里处宿营。

第二天，十一点左右，他们走到了维迈拉河畔；该处位于东经 143°。

维迈拉河宽约半英里，河上没有桥，也找不到木筏。艾尔通便忙着去寻找可以过河去的浅滩。在上游四分之一英里处，河水似乎较浅，艾尔通便准备让大家从这儿过河。他探测了一下，河水深约三英尺，牛车可以通过，不会有什么危险。

“就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过河吗？”格里那凡爵士问艾尔通道。

“没有了，爵士。我觉得从这儿过河问题不大，不会有什么危险。”

“要让海伦夫人和格兰特小姐下车吗？”

“不必，我会拉紧驾辕的牛。”

“那好吧，艾尔通，全靠您了。”

于是，骑马的人围着牛车，毅然决然地下到河里去了。

艾尔通坐在牛车上小心翼翼地赶着车；少校和两位水手骑马走在头里探路；格里那凡爵士和约翰·孟格尔守在牛车两侧，护卫着两位女士；巴加内尔和小罗伯特殿后。

直到走至河中心之前，没有任何问题，平平安安，稳稳当当。可是，一到河中心，河水变深了，牛车轮盘都被淹没了。艾尔通担心牛脚探不着河底，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不稳，便下到水里，把住牛角，引着牛往前走。

突然间，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只听见哗啦一声，牛车撞到了什么，倾斜过去，水都淹到女士们的脚踝了。格里那凡爵士和约翰·孟格尔拼命地扛住牛车，但终究无法稳住它。牛车漂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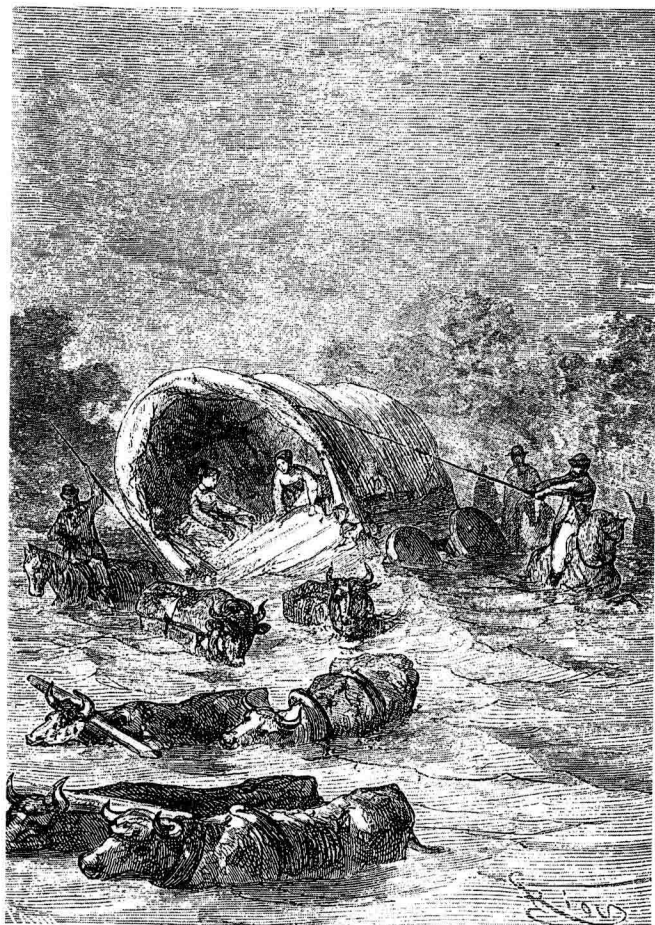
艾尔通眼疾手快，用力一扛，把牛车给正了过来。前面河底有一道小坡，牛和马的脚都可以“脚踏实地”了。不一会儿，牛车和骑马的人们便安然地渡过河去，尽管浑身透湿，但心里却十分高兴。

不过，牛车前厢碰坏了；格里那凡爵士的马前蹄的蹄铁也掉了。这得赶快修理。可是，怎么修理呢？大家正在犯难，不知如何是好时，艾尔通自告奋勇地说，他可以去二十英里远的北边的黑点站，找个铁匠来。

“那好，您去吧，辛苦您了。来回一趟得多长时间？”格里那凡爵士问道。

“大约十五个小时，不会再多。”

“那您就去吧，我们在这里等您回来，我们就在这维迈拉河畔宿营了。”



突然间，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只听见哗啦一声，牛车撞到了什么，倾斜过去，水都淹到女士们的脚踝了。

第 37 章

柏克与斯图亚特

在等待艾尔通回来的这一天里，大家便在维迈拉河畔漫步，闲谈，欣赏周围风光。河边有不少的灰鹭和红鹤，见他们走近，便纷纷飞走，还发出嘶哑的鸣叫。缎光鸟、黄鹂、斑鹑、翘翘凤鸟在野无花果树或百合花枝间飞来绕去；翡翠鸟没再捕鱼；七色的“碧山”鸟、朱头红颈的“罗什儿”鸟、红蓝相间的“乐利”鸟等一些鹦鹉类的鸟儿在开花的胶树顶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叫声。众人陶醉在这片大自然的美景之中，或驻足于潺潺流淌的小河旁，或流连于绿茵茵的草地上。

不知不觉间，已经走出去半英里地，天也开始黑下来，只有靠着星星辨别方向。当然，在南半球是看不见北斗星的，只能看南极十字星座。

奥比内先生在宿营地的帐篷里已经准备好了晚餐。众人归来后便纷纷落座。晚餐的佳肴是一盆烩鹦鹉。鹦鹉是威尔逊想法捕到的，经厨师妙手烹饪，香味扑鼻，非常可口。这样的美丽夜色不可错过。晚餐之后，众人没有就寝，围在一起谈天。海伦夫人于是便提议请巴加内尔先生讲讲前来澳洲探险的大旅行家的故事。大家表示赞成，巴加内尔也不谦让。地理学家凭借自己很强的记忆力，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朋友们，你们应该记得，当然，少校就更不会忘记，我在‘邓肯’号上列举过许多的旅行家。而深入到澳洲内陆地区来探险的只有四个人，他们或从南往北，或从北往南，穿越了澳洲。他们分别是柏克、马金莱、兰兹博罗和斯图亚特。他们穿越澳洲的时间分别是：柏克 1860 年和 1861 年；马金莱 1861 年和 1862 年；兰兹博罗 1862 年；斯图亚特也是 1862 年。马金莱和